

貽不盡，四、不驕，五、不驕。

『妙異志亦本五節：一、請立不盡，二、請立不盡，三、

請來，請歸。中禪問微末，請請合。

禪來，最無合。因請立者中禪答是首一宗師大乘白，不請禪問

景理立者不如。苦無宗者，請請合。

宗長請立者，請請合。

今以因如立宗，姑同異兩難。以言示

立宗景據宗白請請中無其有無說。宋而則以長白一枝者，我限

三、財不如，四、無合，五、請合。

『始同志諱其丘壑，一、請立者不盡，二、請立者不如。

因因「學」，尤太聖達。

## 談「詩佛」——王維

祖立者不如善，豈知改變。然一改變祖如立者無質無音。

祖立者常主封無，以一改變者無常如

道元

王維出生在唐代鼎盛時期，也是中國佛教發展最興盛、最輝煌的時期，堪稱我國佛教的「黃金時代」。他工詩善畫，精通音律，是我國歷史上傑出的山水田園詩人，畫家兼音樂家，水墨畫的創始人；同時，還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。他自幼隨母吃齋奉佛，坐禪誦經；走上仕途生活後，他仍舊精進奉佛，「退朝之後，焚香獨坐，以禪誦爲事」（見《舊唐書》本傳）。他長齋奉佛，終身不怠，并作詩頌揚佛理，讚美佛教，故後人尊稱他爲「詩佛」。

他的山水田園詩善於用自描的手法，細緻入微地描繪出大自然的美，情景交融，意境相諧，寄慨言志，含蘊豐富，自然清新，詩意盎然，耐人尋味。他構思精巧，詞句秀冶，語言洗煉，格調高雅，音韻婉轉，氣韻生動，意境深遠，富有詩情畫意，在藝術上具有獨到的造詣。如殷璠在《河岳英靈集》中評論說：「維詩詞秀調雅，意新理愜，在泉爲珠，着壁成繪，一句一字，皆出常境。」他在描繪山水田園詩中，色彩明麗，景象鮮明，形象逼真

，都可入畫。故宋朝蘇軾曾稱讚說：「味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；觀摩詰之畫，畫中有詩。」但是，王維的山水田園詩還有一種勝境，是畫幅難以顯現出來的東西，那就是詩中所表現的聲息、動態，彷彿可聞可見，如：「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，」「松含風里聲，花對池中影，」「細枝風亂响，疏影月光寒，」「泉水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，」「隔窗風驚竹，開門雪滿山。」等，這些詩句所顯示美的音響和美的情態是任何畫幅也不能表達的。真乃「有聲畫」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很多山水田園詩，借描寫自然景物，而含蓄雋永，不露痕迹，却又有精巧蘊藉之妙，很巧妙地把佛理滲進去，來談禪說佛，寄寓禪理的詩歌。如：「獨坐幽篁裏，彈琴復長嘯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，」「木末芙蓉花，山中發紅萼。澗戶寂無人，紛紛開且落，」「軟草承趺坐，長松响梵聲。空居法雲外，觀世得無生，」「自發終難變，黃金不可成。欲知除老病，唯有學無生，」「寒雲法空地，秋色淨居天。身逐因緣法，心過次第禪，」「薄暮空潭曲，安禪制毒龍。」等

者即吾合。而與不主不妙與小無明不同。不曰不昧。（未完）

華羅為覺。因即此與禪舉同本輪甲覺宇，點一枝覺者無當。凡此

百晉門鑑，以八鑑五十一心禪育起真言無妄。識無妄六中無心。四念處，一頭良不苟，二體受景苦，三體心無當，四體舌無疑。

之。

等，在這些詩裡自然景物都變成了演說佛法的依託，閃耀出禪光佛影，使人領悟到「真如佛性」存在於宇宙萬物之中，似乎使人看到了無上的「妙諦」，使從本已來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的真如得到外在的顯現，真乃是：「青青翠竹盡是法身，郁郁黃花無非般若。」這種弦外之音，言外之意，味中有味的詩別出心裁，獨具特色，給詩增光添彩，使詩意更濃，讓人回味無窮，達到了藝術上爐火純青的地步。

他博學多才，對佛教的各大宗派持一種兼收並蓄的態度，特別是對華嚴宗和禪宗研究更深，有所悟入。他把自己學佛的心念和融通佛理的體會，滲進自己的詩歌裏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：

(一) 空與色的描繪；(二) 動與靜的描繪。

(一) 空與色的描繪。他在描寫自然界聲色時，觀察敏銳，感受精細，體物細緻，把自然界的聲色與佛教義理巧妙地結合在一起，進行闡述。如：

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响。  
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  
——王維的《鹿柴》

這首詩就體現了大乘「中道」思想：真空不離妙有，妙有不離真空；也就是無即有，有即無，非有非無的中道思想。如詩中的「空山不見人」就是「非有」，「但聞人語响」就是「非無」，「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」就是「中道義」。中道亦即中觀，既不着有（實有），也不着空（虛無的空），即非有非無，不肯定有也不肯定空的虛空。因為，宇宙萬象，一切諸法都是因緣所生，沒有實在的本體，無有自性，無自性即空。所以對緣起法不但要看見無自性（空），而且還有看到假有，二者是相互聯繫的。因其無自性，才是假設，因其假設才是空。用這種方法來看待緣起，就是「中道觀」，亦即龍樹所說「衆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。亦名爲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」而這首詩就充份體現了「中

道義」的思想，具體分析如下：

詩裏描繪的是鹿柴附近的空山深林在傍晚時份的幽靜景色。第一句「空山不見人」中的「空」不能簡單地理解爲「什麼也沒有」。他的詩中常喜歡用「空」字，如「薄暮空潭曲」、「夜靜春山空」、「空山新雨後」之類，都含有空明寧靜的意思，這是詩人的用心所在，並非偶然。而這裏的「空山不見人」不但描寫傍晚空山杳無人跡，也表現山的空寂、寂靜。由於杳無人跡，這並不是真空的山在詩人感覺中竟顯得空廓虛無，宛如太古之境。不見人的空山深蘊哲理，說明了詩人所理想的境界就是「心境兩亡，萬念俱寂」的真如境界；同時，也說明了詩人沒有追求，沒有哀樂，對境無心，無我之境。這似乎就是佛教所說的真如境界——如如不動。好像人世間的一切事物對詩人來說，都是空靈、寂滅，一徧空寂。

第一句「空山不見人」，讓人感覺到山的空寂，無味可尋，令人失望。其實並不然。緊接着第二句「但聞人語响」，境界頓出，打破了山的空寂。這種境界的頓出，使杳無聲息的山，並非一片靜默死寂，還有偶爾傳來的一陣人語聲，却看不到人影（由於山深林密）。境界頓出，也使詩人頓悟出真如實相雖寂寞冲虛，但湛然常住，無所不在，無所不有，即空不離有，有不離空的大乘空宗思想。另外，讓人難以理解，捉摸不定是雖聞人語聲，但不見人影，似乎人和語若有若無，矇矓閃爍，這是詩人巧妙安排，別有用心。因為，真如佛性，不假造作，含生本具，無念無作，非修非證，自得心開。若識自心源，達佛深理，悟無爲法，則內無所得，外無所求。唯一真心，妙明本性，元清淨體，不在內，也不在外，不可說不可念，或隱或現，存在有無之中，不可思議。詩人盡管把人語若有若無與佛教的真如佛性非有非無聯繫起來，也並沒有出現佛教的字眼，但其義在其中，耐人嘴嚼，發

人深思，這是詩人的妙筆。如同歐陽修《醉翁亭記》所說的：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」由此觀之，王維並非在寫詩，而是在說教。

三四兩句是由上幅描寫空山傳語而描寫到深林返照，由聲而色。空山有人語，人語响過，空山又復歸於萬籟俱寂的境界；而且由剛才那一陣人語響，這時的空寂感就更加突出了。因為，空谷傳音，愈見空谷之空；空山人語，愈見空山之寂。在此情況下，空山除人語之外，是不是別無他物呢？不是。空山有物，而且很多。有傍晚的一抹斜暉射入幽暗的深林，照映在青苔之上，給幽暗的深林帶來一線光亮，給林間青苔帶來一絲暖意，或者說給整個空山深林帶來一點生意。但細加體味，就會感到，詩人的主觀意圖和作品的效果來看，都恰恰與此相反。「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」，這裏的「返景」和「復照」，實際上就是禪宗的「返照」功夫，即回光返照，這就是詩人的意圖。特別是「返景」，不僅微弱，而且短暫，一抹餘暉瞬息即逝之後，接踵而來的便是漫長的幽暗。其中暗示了人生就如同這一抹餘暉，短暫而無常；日暮西山，人也如此，修短隨化，終期於盡。同時，也意味着大千世界生生滅滅，無有常住，此生彼滅，反覆無常。詩人在提醒自己，要回光反照，努力用功，珍惜自己的有生之年。因為，人生的時光無幾，一失人生，萬劫難復。

全詩有四句，一二兩句是以有聲反對空寂，三四兩句是以光亮反對幽暗，這是以作品的表現效果來說是如此。但以整個四句的蘊含來說，詩人是把世界的一切事物都看成是「真如」的外在顯現，來解釋「真如」。詩人所寫的是空山、人語、返景、深林、青苔。概括地說，詩人所寫的就是空、聲、色，空中有聲，空中有色，三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，這正如「心經」中所說：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的道理。

(二)動與靜的描寫。他在描寫幽靜的自然風光時，很微妙地把佛教「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」的思想運用到自己的詩歌裏。如『鳥鳴澗』：

人閑桂花落，夜靜春山空。  
月出驚山鳥，時鳴春澗中。

這首詩是用自描的手法，描繪春夜月景。第一句「人閑桂花落」中的「人閑」說明了春夜寧靜，周圍沒有人事的煩擾，說明了詩人內心閑靜。由此作為前提，細微的桂花從枝上落下來，落地有聲，才被覺察到了。詩人能發現這種「落」，或僅憑花落在衣襟上所引起的觸覺，或憑聲響感覺，或憑花瓣飄墮時所發出的一絲絲芬芳的嗅覺。總之，桂花落所能影響於人的因素是很細微的。而這種細微的因素，竟能被詩人從周圍的世界中明顯地感覺出來，這說明了詩人對花習禪，已經入定，靈光獨耀對周圍的一切事物都了了分明。這裏，詩人的心境和外在世界已經融為一體，打成一片，不一不二，物與我本無差別，物即是我，我即是物，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物我兩忘的無差別境界。爲何呢？因爲，桂花自開自落，詩人又何嘗不是「任運自在」呢？人和萬物皆有「自然」的本性，都在自在自爲地演化着。不僅如此，詩人還對花習禪，動靜雙修。詩人內心悠閑，靜默無聲，端身正坐爲靜；眼觀鼻，鼻觀心，心觀物爲動。所以，詩人參禪打坐，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。同時，詩人以人靜默無聲，來襯托桂花落地之聲，以動對靜更顯真靜，靜到極點。如此，詩人才感覺到「夜靜春山空」，好像春山空寂得一無所有。

在這春山中，萬籟都陶醉在夜的寧靜裏。因此，當月亮升起，給這夜幕籠罩的空谷帶來皎潔銀輝的時候，竟使山鳥驚覺起來。由於山鳥習慣於山谷的靜默，所以月出帶有新的刺激，驚動了山鳥。儘管山鳥被驚動了，但它們並沒有飛離春澗，甚至根本沒

有起飛，仍舊在春澗之中，不時地婉轉鳴啼。也寄寓了詩人行坐臥不離當念，即「行亦禪，坐亦禪，語默動靜體安然」，「舉手舉足，皆是道場。」上兩句描寫人的自身有動靜，而這後兩句描寫了自然界中的動靜。說明了詩人的內心和環境氣氛，是互相契合又互相作用，情景交融，情附於景，融情入景，形神兼備，意表如一，內外一致的藝術特色。

前兩句以人閑、花落、夜靜、山空的典型景物的勾畫，以動顯靜，渲染詩人的內心和所居之住的寧靜氣氛，創造了一個萬籟俱寂，山林空曠的幽靜境界。後二句概括地描寫了整個山林，以鳥鳴於空山深澗，極狀其靜態，在人閑花落，夜靜山空的典型環境中，一兩聲山鳥的鳴叫，更顯出春澗的幽靜之美。這兩句緊承前意，以月出驚動山鳥，山澗傳來幾聲鳥鳴，進一層渲染了春山的寧靜氣氛，更富有生機而不枯寂，同時又通過動，更加突出了春澗的幽靜，達到了「蟬噪林愈靜，鳥鳴山更幽」的境界。

全詩雖只四句，但詩人運用以動顯靜，動靜相對的筆法，形象地再現了那春澗幽深寂靜的月夜景色。故此僧肇在『物不遷論』中說：「必求靜於諸動，故雖動而常靜。不釋動以求靜，故雖靜而不離動」。這就是佛教所謂的「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」的哲理。

以上以兩個方面分析了王維山水詩的特點，一是通過空、聲、色的描寫，來宣揚佛理；另一是通過動與靜的描寫，來闡明佛理。總而言之，他不是爲寫詩而寫詩，而是爲闡述佛理而寫詩，以禪入詩，純粹在說法。我們閱讀他的詩，就如同在念經，體味其中的妙味。如果我們以空、聲、色、動、靜中理會佛法，體悟空色不二，動靜不二的道理，就可以超凡入聖，証大菩提。因爲「月明潭色澄空性，夜靜猿聲証道心。」如『大涅槃經』曰：「

譬如山澗因聲有響。小兒聞之，謂是實聲；有智之人，解無定實。」

王維，字摩詰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他從小受家庭的影響，母親的熏陶，耳濡目染都是佛法，沐浴在佛光之下成長起來，對佛教深信不移，長年坐禪誦經。因爲，他仰慕『維摩詰經』中的維摩詰居士的德高道隆，智慧如海，辯才無碍，被經中的維摩詰居士所感動，誓願以維摩詰爲榜樣，學習維摩詰居士的德行。故題名維，字摩詰，亦稱王摩詰。這於他後來成爲多才多藝的詩人是分不開的。他博學多才，精通佛理，依法修行，並作詩宣揚佛法，真不愧爲是一位名符其實的「詩佛」，也不愧爲是「維摩詰居士」這個美名。經中的維摩詰居士是當時中印度毘舍離國的居士；那麼，王維可以堪稱爲中國第二個維摩詰居士。

## 稿 約

- （一）本刊園地公開，歡迎四衆投稿。
- （二）來稿一經刊錄，敬致薄酬，每千字自五十元至八十港元。
- （三）來稿請用稿紙，以便核計。用白紙者，請註明字數。
- （四）來稿文體不拘，悉聽作者方便。
- （五）來稿請勿兩面書寫，勿過於潦草，以免誤植。
- （六）來稿長短不論，視內容需要爲準。若能在四五千字之間，更佳。
- （七）**來稿刊錄與否，概不退還，請特別注意，自留副本。**
- （八）來稿筆名聽便。但請附真實姓名及地址，以便匯寄稿費。
- （九）來稿一經刊載，版權歸本刊所有，如有一稿數投等情，皆作却酬論。
- （十）來稿本刊有刪改權，不願刪改者，請先聲明。
- （十一）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室，切勿托人轉交。